嘿，你還在嗎？文本中的香港記憶

■從左至右分別為吳美筠、葉曉文、何倩彤、黃志輝、劉學成。

一條街道、一棟建築、一座城市，究竟是其自身的魅力激發了作家的創作動力，才有了文字中所描繪的地景，還是文學的記述為街道、樓宇、城市增添了獨特的記憶點？經歷滄海桑田，我們眼前的景致還能和腦海中的回憶劃上等號嗎？四位本港藝術工作者嘗試在文學的巷道中穿行，結合繪畫、錄像、木雕、聲音，召喚同處一城之中的你，在動漫中心的多媒體文學展中一起「談談」與文學相關的香港記憶。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僖

■黃志輝結合其作品《西灣河生活圈》描述自己發現所生活的社區發生巨大變化後的詫異。

■劉學成作品《我城》。

■每張字卡上都印着本港作家們所描繪的香港地景。

明明是歷史悠久的城市，但在難以抵擋的發展態勢面前也不過就是個三兩歲的孩子，隨時在變。雖說仍舊是同一個人，但稍有時候不見，就需要在心頭悄悄盤算自己到底錯過了多少細節。一座城市究竟應該如何被記憶呢？西西、也斯、劉以鬯、鍾曉陽、董啟章、李碧華、韓麗珠、黃碧雲等香港作家用自己在這座城市點點滴滴的生活體悟，取之不竭的靈感與想像，在小說、散文、詩歌中分別勾勒出他們所屬年代的香港面貌。只是，現在那些文本中的地景仍然存在嗎？還是就此悄無聲息地改頭換面？本港藝術家黃志輝、劉學成、何倩彤、葉曉文因應藝發局「文學跨流域」活動之邀，打開記憶寶盒，以香港文學為土壤進行創作，與作家們展開私密心靈對話的同時，引領觀眾一同探索文本中存在或不存在的記憶風景。

多變城市的記述方式

從事多媒體藝術創作的黃志輝，在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讀書前家住西灣河。所以閱讀葉輝的散文《筲箕灣的兩種聲音》與《長樂戲院和為食街》時深受感動。葉輝在文章中回憶起兒時看電影的趣事時，寫道：「長樂是我童年看電影看得最多的地方——開場大約十多分鐘，守門人就『蛇王』去了，山村孩童都懂得閃身穿過兩重布幔，躲在椅背，待電筒光線暗下來，便急忙找個座位。」葉輝文中所提到的長樂，即西灣河早已不復存在的老影院——長樂戲院，他與西灣河大多數的街坊鄰里都曾多次造訪，說不定也嘗試過調皮地藏在椅背後面等待電影開場，因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黃志輝表示：「進入大學後，因為要寄宿，就很少在西灣河生活了。上世紀九十年代再重新審視這片以前熟悉的區域時，卻發現幾年來變化是那麼大。以前家裡可以見到海，我記得是海的地方現在不僅變成了陸地，路面上還架起了天橋，碼頭也搬遷了，電車路沿着海岸線一點點出現。這種變化對我產生了不少的衝擊。」所以一了解到今次展覽的主題，黃志輝立馬想到了要用塑膠彩繪製作記憶中的《西灣河生活圈》。而擅長用木雕講故事的劉學成則透過自身經歷為作品選擇文學背景，他特意在自己展覽區域的牆面上，刷了層淡藍色的油漆，用這柔和又略帶憂愁的藍，烘托西西對香港濃之又濃的愛意。

由閱書報告衍生的創作

西西的《我城》從中學畢業生阿果的視角出發，觀察着上世紀七十年代的香港，童言童語的表達中湧動着對生命的關懷、對現實的思考，即便內含深意，卻沒有那些苦大仇深的怒嚎。中二時，劉學成就選取《我城》中的第9、12、13章寫過閱書報告。可當時怎麼能想到，學校指定的功課居然可以成為藝術創作的引子，報告中的三個段落分別化身三件作品《菠蘿》、《我城》和《有》。《菠蘿》回應了北角所發生的一個「土製菠蘿」事件，《有》對應的是紅磡火車站火車外，代表死亡的「有」字木牌，而《我城》象徵整個香港島。

點題作品《我城》的創作源頭是《我城》的第十三章。在這章的結尾處，阿傻去廟裡許願：「我們看見廟裡有煙。爐裏插着大束的香枝，廟的附近有許多小攤子，零售治病的香木、唸珠和可以吃的黃豆。阿傻說不如去求一枝籤吧。他不知道從甚麼場所拿來一把香，插在香案上，又去把籤筒雙手執抱，然後跪在蒲團上搖響了。骨落骨落，不久就有籤落在地上了。第一次籤落了兩枝。阿傻把籤拾起來，放進筒內，又搖一次，這次，他搖出了一枝籤。求了些甚麼呀，大家問。天佑我城，他說。」

淡藍色的牆壁和希望

從上文中我們不難看出西西對香港的感情是多麼的細膩深厚，而劉學成正因想要好好呵護這份情意，於是小心翼翼地把木塊雕刻成港島的形象，裝入金屬盒子，又在「港島」四周撒入1974年的香港地圖碎片，再用環氧樹脂營造出海面靜謐的氛圍。最後闔上蓋子，把《我城》裝進書包，背在身上，就像將香港放在心裡一樣。劉學成說：「《我城》的製作過程和我背着它在城市四處遊走的鏡頭一同被收錄在一部關於西西的紀錄片中。我希望帶出的信息是，我們是如何對待香港，又要用什麼方式保存、保留我們認識的香港。在我心裡，藍色代表希望，西西的書就像是牆面那種淡藍色的感覺，看上去很舒放，簡單明了，可細細地咀嚼裡面有哀愁，有期盼和希望，不是繽紛奔放，而是淡淡的希望。」

除黃志輝、劉學成以外，葉曉文在她的繪畫《山雨欲來》裡綜合了陳汗《滴水觀音》中《蝙蝠抽屜》、《穴道黎明》、《陰間散步》及《炭燒夫妻》四個短篇小說出現過的鬼魅意象；何倩彤把鍾玲玲《玫瑰念珠》第七章中「湘桂鐵路」、「海上航行」和「南方家園」的人物，逐個像念珠一樣清數出來，並注入天馬行空的想像，以家族圖譜的方式用鉛筆或彩色鉛筆表現出來；香港文學視聽區則將文字「翻譯」為錄像和舞台演出記錄，呈現香港作家對這座城市的感悟；而展廳中央如高樓林立的白色卡片，每張內容都不一樣，印有作家們所描繪的香港地景，民眾可隨意取閱或收藏。

據香港藝術發展局文學藝術組主席吳美筠透露，起初策展團隊認為文學不應「離地」，打算將「文字大廈」直接陳列在地面上，但考慮到港人沒有從低處取物的習慣，為了方便觀眾參與，同時體現對文學的尊重，策展團隊商議過後決定把這些字卡平移至木桌上。吳美筠稱，觀眾觀賞、重置或拿走卡片的過程，就像是香港文學中各地景不斷變化的風景，動態過程本身就是一項行為藝術。

■葉曉文作品《山雨欲來》。

■劉學成作品《菠蘿》局部。

東走西走

文：余綺平

不要殺知更鳥

美國文學經典《殺死一隻知更鳥》(To Kill a Mockingbird)出版於上世紀六十年代，正值黑人爭取人權運動如火如荼之際。此書講及白人律師為黑人疑犯伸張正義，適逢其時，一出版即登上暢銷書榜首。

半世紀以來，美國種族歧視問題依舊存在，《殺》因而歷久不衰。去年《殺》的八十九歲女作者哈波．李(Harper Lee)推出《殺》的續集《設立守護人》(Go Set a Watchman)，內容與《殺》相反，卻引起讀者不滿，劣評如潮。時勢造英雄，時勢同樣可以創造或摧毀名作者。哈波．李上月逝世，人們對她的寫作能力重新評價。

上世紀五十年代的美國，黑人與白人坐公車要隔離，孩子要分開學校讀書。在黑人牧師馬丁路德率領下，黑人展開連串爭取民權運動。一九六零年《殺》書出版了，書中的白人父親教導子女說：「不要去殺知更鳥，它為人類唱歌，從來不做傷害人的事情。」書名因此而來。《殺》是哈波．李的自傳體小說。她一九二六年出生於阿拉巴馬州一小鎮，父親是律師，曾經為兩名被控強姦罪的黑人疑犯辯護。哈波．李將過程寫成小說。

書中背景是上世紀三十年代阿拉巴馬州的梅崗鎮，白人律師認為兩疑犯被冤枉，他在法庭裡激昂陳辭，呼籲尊重事實，維護人類尊嚴。結果，兩黑人仍被判罪成。事件餘波未了，當地白人不滿律師維護黑人，恐嚇他，更襲擊律師的孩子。

一九六一年《殺》奪得普立茲獎，翌年改編拍成電影，由格利哥力柏(Gregory Peck)飾演律師，奪得奧斯卡金像獎。哈波．李寫完此書後，從此銷聲匿跡。她在書中有兩句名言（父親對女兒絲葛說）：「你要從他的角度去考慮事情，否則你永遠不會真正了解他。」「你要爬進他的（黑）皮膚裡，在皮層下遊蕩，才能真正理解他。」可是，哈波．李在《殺》出版後隱居，卻不讓讀者去了解她。

讀者望穿秋水，等着她的第二部作品面世。終於等了五十五年，《設》去年突然出版，數以十萬讀者在出版前預訂新書，轟動一時。《設》是《殺》的續集。內容講述二十年後，律師女兒絲葛由紐約返鄉探望父親，發覺一切都變了。父親不再是立場堅定、維護自由民主的英雄；他不相信法律公義，反而傾向種族隔離主義；他擔心小鎮裡的黑人聲勢壯大。

兩本小說內容互相矛盾，讀者希望哈波．李出來解釋。她仍然隱居，沉默不語。書評家批評她頑固，寫作能力有限；諷刺近九十歲的老人日薄西山，不應再出書獻醜，壞了聲名。事實上，半世紀前哈波．李是先寫《設》的。她將《設》原稿交予出版社，但編輯反而對書中絲葛的童年感興趣，經過多番修改，書成了《殺》，《設》變為續集。無論誰先誰後，哈波．李曾經講過；「當你爬到最高峰時，已經前無去路；惟有落山一條路可走。」

《殺》一直處於高峰，是因為美國的種族問題根深蒂固。

香港作聯新春聯歡

戴小華：文化是社會和諧羅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岳悅）香港作家聯會日前舉行一年一度的會員大會、四年一度的換屆改選暨新春聯歡晚宴，當晚逾百名嘉賓及會員出席，嘉賓包括中聯辦宣傳文體部處長彭婕、副處長李俊銳，大公報出版社副社長王志民，天窗文化集團主席及行政總裁李偉榮等。席間，馬來西亞華人文化協會文化基金會主席暨永久榮譽總會長戴小華發表了題為「馬華與香港的文化交流」的主題演講，呼籲文學、文化從業者發揮正能量。

香港作聯會長潘耀明在致辭中回顧了作家聯會2015年的工作情況，並預告了新一年的精彩活動，包括：將於9月與中國作家協會旗下的魯迅文學院合作，在深圳舉辦第四屆「創作研討班」；與《明報月刊》、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澳門基金會聯合主辦「第三屆兩岸四地華文文學講座」，屆時將邀請來自兩岸四地及美國的知名作家、學者共同探討和分享華文文學在世界的傳播。而在隨後的換屆選舉中，有潘耀明、陶然、蔡益懷、張詩劍、周蜜蜜等共19位新理事產生。

■（左起）蔡炎培、潘耀明、陶然、中聯辦宣文部處長彭婕、周蜜蜜

■香港作聯代表潘耀明（左一）、陶然（右二）為嘉賓戴小華（左二）、李偉榮頒發紀念品。 張岳悅 攝

「若要談馬來西亞與香港的文化交流，就要從最熟悉的馬來西亞華人文化協會和馬來西亞華文作家協會與香港之間的交流說起。」戴小華表示，兩個協會均成立於上世紀七十年代，那時馬來西亞處於「馬來人至上、馬來文至上、宗教至上」的危機年代，使得馬來華人異常焦慮，於是便有了這兩個協會的誕生，成立宗旨是在馬來西亞提倡和推廣華人文化及文學，也希望藉兩個協會促進友族的溝通，使華人文學稱為馬來西亞國家文學的一個重要部分。

據戴小華介紹，兩個協會在過去的幾十年間，通過徵文比賽、話語正音、相聲比賽、書畫展覽、名家文學講座、文獻出版等多項活動在馬推廣華人文化和文學，同時也與中國內地、香港的友好團體往來密切。她說：「從這些活動中我們可以體會到，文化是需要交流的，只有通過交流才能夠融會和發展。作為文化和文學工作者，我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對人類美好心靈的喚醒，這是文化和文學的職責。我期望文化可以成為引領經濟發展、社會和諧和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羅盤。」

「無論是在馬來西亞還是香港，從事文化、文學活動都曾陷入種種的困境，除要有優秀的領導者以外，經費、出版、銷售等問題也是很大的困擾。在中西文化衝擊的時代，價值觀時有顛倒和混亂，作為華文作家，我們更應該通過自己的文字，把華文文化優美的一面展現出來，以先賢留下的正確價值觀和理念開創新世紀，充分發揮中華文化和華文文學在21世紀的價值，也讓後人能在閑暇時閱讀每個時代的美好文字，透過這些文字去浸染和薰陶自己的心靈。」戴小華說。